

平生愿做一枝莲

兼评孟德武先生国画《红藻映日》

孙梦成



孟德武绘《红藻映日》

从小喜欢荷花。老家距离荷塘很近，每逢盛夏金秋，都爱踱水采莲，红藻碧叶，清波夕阳，成为童年最温馨的记忆。

今年国庆假期，收到曹妃甸籍著名画家、雕塑家孟德武先生寄来的国画《红藻映日》，打开之后，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整个画面宽70厘米，高137厘米，几乎铺满单人床。整幅画笔墨淋漓，工兼写，画风严谨，意境感很强。画中左上方那枝盛开的红莲，正是我童年时荷塘中荷的样子。画中8个不同形状的花瓣，裹着金色的莲蓬，每一个细小的花蕊，都似乎传递出特有的芬芳，我忍不住伸出手，去触碰那盛开的莲，就像童年时去采莲。忽然想到，隔了近50年的时空岁月，一幅画与一个人的童年，竟以这样的方式在瞬间拉近，仿佛童年的荷塘就在眼前。

仔细欣赏这幅画，感觉有五个鲜明特点：其一，立意高远，君子之风呼之欲出。中国文人，大多爱莲，历代画家，多爱画莲以表君子之志。五代的黄居采、顾德谦，宋代的法常、吴炳、赵信，元代的杨叔谦、张中，明代的陈洪授、李日华、林良、陆治、吕纪、沈周、徐渭，清代的吴春、石涛、恽冰、吴振武、胡公寿、赵之谦，当代的齐白石、吴昌硕、张大千、江寒汀、陆抑非、谢稚柳、娄师白、周思聪等一大批画家，都有经典的莲画传世。他们笔下的莲花各显风采，有的泼墨写意、淋漓酣畅，有的用笔精致、清爽朗健，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历代画家都画莲，使得这一文人画题材的创作难度加大，不容易出新意。而细观孟德武先生笔下之莲，远中近相映，工笔写意结合，整个画面疏密得当，空灵处，大片不着笔墨；细密处，枝叶交错纵横。最下边，小荷才露尖尖角，如一翩翩少年；往上，正喜红莲欲放时，如一蓬勃青年；再往上，一杆红藻向日开，如人旷达之中年；最上边，用虚笔画的花瓣落尽余莲蓬，如人之沧桑老年。四处画莲，立意明确，意境深邃，恰似君子一生，更无论身处哪个阶段，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画寓人生，以莲寓君子，人与画相对，如与君子相约，令人心身愉悦。

其二，笔墨酣畅，远近、浓淡、干湿交待清晰。整幅国画浑然一体、水味很浓，笔墨意趣，跃然纸上。就笔下莲花及莲叶、水草、莲蓬、水波、小鱼、太阳的表现看，远近一目了然，浓淡相映成趣，干湿技法娴熟，层次感特别明显，作为典型的工兼写花鸟画，绘画技巧的运用炉火纯青。如对莲花花瓣的表现，色彩鲜明，开合如仙人起舞，既写实又传神，对莲叶以写意为主，淋漓相间，把宣纸的晕染效果运用到极致；对水纹和小鱼的表现，则高度简约，寥寥几笔，计白当黑，便表现出水的形象。画上几条小鱼活灵活现，使画面静中有动、动静相宜。

其三，构图严谨，向上伸展的力量感充盈画面。画面结构上松下紧、左松右紧、远松近紧。两朵主荷分别落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并在左上和右下方分别加上成熟的莲蓬与才露尖尖角的小荷，以从不同方向来呼应。为防止画面左上方显空，题款左上，字与莲相映成趣，彼此注解。文字解释画面，画面延伸文字，都成为构图的要素。由于红颜色比较抢眼，且在构图中呈左上到右下的现状分布，为平衡构图，左下方又添上三条游动的红色小鱼，使画面更加灵动，富有荷塘野趣。花、叶、鱼的不同朝向，使画面有一种放射型力量，有伸展感，虽未画出阳光，却有一种伸向阳光的力量，展示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

其四，虚实相间，诗、书、画、印完美结合。中国人画讲究“诗书画印”四位一体，而这幅画的题款：“翠盖接天气清爽，红藻映日水寒香”，两句很有诗情画意。三行题字笔法苍劲古高，大小错落有致。整幅画，细致处工笔如绣花；粗犷处，落墨任挥洒。最可贵的是画面动静结合，看似娴静，但让人能感到阳光抛洒、红藻伸展、莲叶摇曳、水波粼粼，莲叶或卷或伸，鱼儿伴荷起舞，水草迎风弄姿，这些都是静中之动，呼之欲出，让画面更具质感，更有生命。整幅画里用了四枚印章，都很讲究，右下角为“如愿”，题款引首章为“形而上”，前款为“儒枫草堂”和“孟德武印”，阴文印、阳文印、方形印、圆形印相互映衬运用得当。

其五，充满禅意，人生无处不清凉。莲花，在中国人心中是“花中的君子压群芳”，其象征意义更为深远。莲者，廉也。各级从政者无不以廉为要，贪廉只在一念间，荣辱却是两重天。但要行使公权力，无论职业，无论高低，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布衣百姓，都应一生守清廉，心中时刻有莲花绽放。家中厅堂或办公室如果挂上一幅清莲图，可立志，可提醒自己时时刻刻以自律，不染淤泥，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谓人生一件雅事。此外，莲花还象征智慧，象征正知正觉，与莲为伴更能达清静净的境界。莲花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既不执着于世俗的有，也不沉溺于虚无的空，而是在有与空之间找到平衡，实现内在的和谐与超越，实现内心的清静与觉悟。荷花的每一次绽放，都是对生命无常的深刻提醒。这幅画中的莲初生、生长、盛开、凋零，表现得淋漓尽致，画出了禅境，寓意了人生。

一幅好画，值得珍藏。静静的深夜，我对着孟德武先生的《红藻映日》静坐，心入了画，画入了心，相看两不厌，画上一朵莲，心也成一朵莲，五莲相接。我想，这也许就是一种禅境。遇到这样一幅佳作，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缘。

《申报》上的开滦矿工

石岩

由于平日写作的关系，对于包含有价值信息的文字资料就特别感兴趣，喜欢收藏。因为要创作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就必须查找大量资料、搜集各类素材，既能佐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以史料作为依据深入研究。

近日，笔者在收集整理这些旧书刊、老报纸的时候，偶然发现了《申报》上记载的一条有关开滦矿工的新闻，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便开启了细致的探索……

《申报》新闻内容如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3月2日星期六。【标题】矿工罢工游行·经调停后已复工。【天津】二十八日开滦马家沟分矿包工者开革工人十二名，招致全体工人不满，实行罢工，沿街游行，经矿区保安队长等调停，准被革工人复工、始复工。(一日专电)【天津】开滦矿局裁撤马家沟矿司三名，因该矿司有勾结奸奸、设花会诱工人赌博事。(一日专电)”

局，自此马家沟矿遂流入英国人之手。1935年，开滦正处于产销矛盾的危机之中，英国资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攫取更大利润，开始想尽办法压榨开滦矿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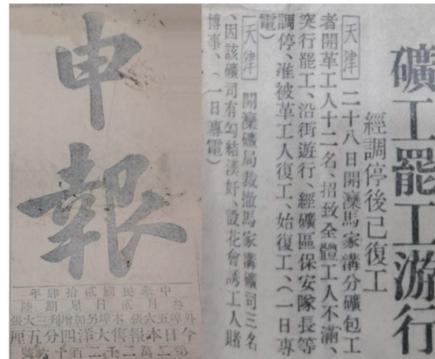
从当年《申报》上的新闻介绍，便可以看出端倪。开滦的资本家采用了软硬兼施、逐级下压的办法欺压矿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资本家惯用的套路。事实上，包工头之所以随意开除工人，完全是听从了资本家的摆布。而一旦出了事，局面无法收拾，资本家便一股脑把责任推给包工头，而他们在幕后坐收渔翁之利，里外装好人。当然，包工头一边盘剥工人，一边充当狗腿子，自然也是矿工们的反抗对象。

新闻中，所谓的“保安队长”、“调停”，不过是一帮吃洋人饭的打手，利用非法的手段欺压矿工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广大的劳苦大众无法接受这种霸凌，开始奋起反抗，他们罢工、游行、团结起来积极作斗争。资本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局面，他们怕的就是工人们抱团。后边的“裁撤矿司”、“勾结奸奸”、“赌博”，全都是他们给“背锅侠”们找出来的理由，完全就是推卸责任的表现，是用旁不相干的事，解决了在他们眼里“不听话的人”。

年1月9日，开滦资本家们以“煤质不佳，营业不振”为借口，关闭了马家沟矿。关矿后，大批工人遭解雇，附近的繁荣街镇也变得萧条沉寂，井上下设备被拆毁，工业广场变成一片废墟，井下变成一片汪洋……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新开矿，恢复建设，矿工成为矿山的主人。

(图片由作者提供)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19)

王烁辉

8.《救国报》的文艺工作与宣传刊物

(续上期)

抗敌文化社与《文艺轻骑队》

因为《救国报》较好地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所以1941年初，报社又在遵化鲁家峪成立了一个抗敌文化社，翻印、出版一些时事政治、文化学习材料，并创办了报纸型文艺期刊《文艺轻骑队》。此期刊为油印，8开4版(有时为8开2版)，不定期出版，高尔其任主编，雷烨任编辑。该报是冀东区第一份公开出版发行的革命文艺报。1941年底，抗敌文化社解散，《文艺轻骑队》也随之停刊。此后相关文艺类内容由《救国报》担负起来。

铁骑社与《铁骑》

1941年冬，救国报社社长驻遵化鲁家峪的东峪和北峪，环境比较稳定。报社的同志们为了同驻地群众加强联系，开展群众文化生活并起到宣传抗日的的作用，成立了一个叫作铁骑的报社，利用工作空隙编排了许多宣传抗日的小型歌剧、皮影戏、话剧、京剧等节目。

以范捷民(原名尹铭钰)为主，集体编写了一个小型歌剧《黄二嫂》，叙述了一位原不愿负担抗勤任务的妇女，在各方面的宣传帮助之下，转变了态度，成为积极分子的故事。这个小歌剧，利用已为群众所熟悉的抗日歌曲和民间小调进行填词。

1942年初，同志们编写了一出皮影戏《巧遇》，揭露敌人的罪行和当伪军的下场。还准备了一些小节目，如抗日歌曲演唱，单折京剧《坐宫》等。在驻地群众积极协助之下，搭了一个临时简易舞台进行演出。演出时，观众十分踊跃，会演唱皮影戏的农民纷纷前来助演，《巧遇》演出未及三分之一时，报社的皮影演员就被农民所代替。鲁家峪大庄的巩俊海，是一位当过多年皮影戏演员的名手，他参加演唱，给这出皮影戏增色不少。后来，他参加了冀东新长城影社，成为专业皮影戏演员。

业余剧社的演出，只能算作报社人员与驻地乡亲们的文娱联欢活动，但是也受到群众和各方面的欢迎和重视，各村纷纷邀请报社业余剧社前去演出。丰玉遵县政府捐助了两匹大布，供剧社作为舞台幕布之用，还有的县区地方政府或捐助几十件古装戏和现代戏的服装行头，或捐助煤油供剧社演出时点煤气灯用，或捐助整套锣鼓……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人民群众非常需要抗日的文艺生活，这种需求使报社业余剧社处于欲罢不能的境地。

这次演出之后，业余剧社准备第二次演出，并决心提高演出水平。丰原同志找到一本来自晋察冀的话剧本《铁军》。剧社翻印之后，即分配角色进行排练。剧社同志也新写了一些抗日歌词，自己谱曲，并练习演唱。有的同志准备自编一出皮影戏，并进行文武场的排练。但是，4月中旬敌人开始实行“四次扫荡”，血洗鲁家峪。报社同志们不得不突围转移，业余剧社也被迫结束。

1943年春，环境有所好转，救国报社在迁西水峪一带活动。在吕光的支持下，由管桦、任朴、武迎山、山桥、陈大远、徐楠等人组建了一个业余文艺团体——铁骑社，顾宁为顾问，创办了综合性文艺刊物《铁骑》，油印，32开本，不定期出版，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均由救国报社代办，刊登一些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和文艺论文。这个刊物很受军民群众的欢迎，对于冀东地区文艺活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该刊曾刊载新华社播发的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下连队的论文，一些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到实际中去体验生活。报社美术干部王扶轮自请下连队并兼任某连指导员，后来在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

7月，因铁骑社并入新长城社，《铁骑》也在出版2期后停刊，并入《新长城》。

新长城社与《新长城》

1943年9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救国报社社长吕光倡议，由冀东各有关方面人员参加，在迁西县东水峪召开大会，在原铁骑社基础上，成立了群众性文化艺术组织——新长城社，冀热边特委书记兼司令员李运昌亲临

大会讲话。大会通过了组织原则，创办了综合性文艺刊物《新长城》，该刊为油印，8开，每期500份，赠阅。吕光任理事长，理事有：李杉、顾宁、孔祥均、何畏、季林、张荫青、刘俞芬、魏仲、陈大远、程立群等。地址在迁西县东水峪村。

《新长城》由顾宁兼任主编，陈大远兼任编辑，其他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等工作均由救国报社代理。所以实际上，救国报社成了新长城社的主办机构，《新长城》的出版也取代了已停刊的《文艺轻骑队》和《国防最前线》。

这个刊物除了刊登理论、教育、文化、宣传、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文章之外，也刊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艺术作品。较有影响的如：顾宁的长诗《哀罗马》、林采的长诗《云》、任朴的诗《二月》等。

1944年10月，吕光和新长城社理事李杉、刘俞芬、魏仲等在杨家铺战斗中牺牲了，顾宁已在同年春季牺牲。因失去主力，新长城社停止了活动，《新长城》也被迫停刊。这个组织和刊物，虽然只存在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对团结文艺界的知识分子，起了积极作用，并且推动了冀东地区的抗敌文化和文艺工作开展。

(另：1944年杨家铺战斗中，几位主要领导牺牲，《新长城》的编辑出版工作被迫中止。但幸存的报社同志与新长城社成员经过反复讨论权衡，仍以新长城社的名义，出版了一些通俗的文艺读物。这些读物有自编的、有集印的，一部分由救工工作部门发往敌人据点，起些对敌人揭露、瓦解的作用。这项工作到日本侵略者投降时终止。)

救国报社对新长城影社的协助

1943年新长城社成立之后，吕光考虑到皮影戏是冀东广大群众最熟悉最欢迎的文艺形式，又是最轻便最便于打游击的一种演出形式，决定成立一个皮影社。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就受到著名老皮影戏演员们的响应，先后参加的有：苏旭、苏勉、张茂兰、张桐林、巩俊海、季林(刻制皮影人的艺人)等。人员初步齐备的时候，1943年7月，新长城影社在迁西黄槐峪举行成立大会。

上级领导任命木子厚为社长，《救国报》编辑陈大远兼指导员。吕光向陈大远提出的要求是，除了做政治思想工作之外，要立即着手写出几个宣传抗日的皮影剧本。陈大远写出第一个剧本《田玉从军》，以后又写出《锦上添花》《春秋镜》等，并改编旧影卷《花木兰》，同时组织皮影演员编写剧本。陈大远和报社美术干部王扶轮，还帮助季林设计绘制现代皮影人的头茬，改善布景刻片。影社成立之后不久，就在黄槐峪进行第一次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年的11月，敌人对黄槐峪、东水峪一带进行“扫荡”，报社必须转移，影社也需要改变活动方式，进行游击演出。领导上任《救国报》编辑山桥任影社专职指导员，在他任指导员期间，组织编写了不少剧本，有：《光明之路》《抢粮》《抓丁》《大生产》《四十里铺之战》《埋伏战斗》等。同时，他们还把受群众欢迎的歌剧、话剧、小说如《白毛女》《血泪仇》《晴天》等，改编为皮影剧本。

新长城影社是由特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不是救国报社的所属单位，但是报社的同志们对该社成立前的筹办工作和成立后的政治思想工作，尤其是组织编写剧本、设计绘制新皮影人等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待续)

